

「如何選取醫學生」之另類思考

林秀娟 / 小兒科教授、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副局長

正當多元入學方案成為褒貶參半的熱門話題時，一向熱心教育的黃達夫院長與賴其萬教授，藉由「黃達夫醫學教育促進基金會」於今年5月底舉辦一場「如何選取醫學生」的研討會。此一重要會議，亦獲全國醫學院之大力支持，沒有一家醫學院缺席。宋副校長帶著負責招生事務的我，精神科楊明仁主任以及2位英語一級棒的何雅琪及蔡蕙如同學參加。此次會議收穫良多，除了將與會之國內外醫學教育家之寶貴意見彙整，作為向教育部之建言外，黃院長、賴教授並為文刊登於自由時報論壇，引起社會大眾之重視。只是天生反骨的我，雖9成以上肯定大家的努力與共識，仍忍不住有話要說，藉醫訊一角向院內師仁做拋磚之言。

什麼是好醫生的可造之材？多元入學方式，可以選拔出理想的學生嗎？

大家都同意光憑聯考分數的高低來選取醫學生的確是有其弊病。分數至上再加上社會對醫師這行業的看法與價值觀，對於這類應該是視為志業而非僅是金飯碗的醫療專業，造成一些聰明絕頂卻冷酷自私的醫師。至於什麼樣的學生，是將來能成為良醫的好材料，則是最基本的問題。

來面談的學生個個都是班長、社長，從小出類拔萃、多才多藝，但是我們都知道有些人是大器晚成，有些人則是小時了了，大未必佳。好醫生不一定要會彈琴唱歌、辯才無礙，而人文素養也

不等於是古典音樂、吟詩弄詞...。或許讓數理天才、科學奇葩念醫科太可惜，將來又少了一位比爾蓋茲或李遠哲。而現代醫療講求團隊合作，雖然須要幾顆明星，培養幾位領袖人物，但更重要的那些佔多數的學生都能成為有專業水準team members，否則像李鴻禧教授的名言：「一盤魚脯，全全是頭」，缺乏真正有實力的團隊。

台大醫學院曾經宣稱他們要強調的是培養leadership，要培養physician scientists，而高雄醫學大學的王國照校長則表示他們要培養的是腳踏實地、敬業愛人的醫界中堅份子，成大要的是什麼？走馬瀨農場的教育研討會中，我們也曾經定下教育目標。目標洋洋灑灑包羅重要七大項，只是寫來太長，就此省略。

此外，人的外在表現，有些是可藉由訓練出來的，但是一個好醫師所需要的品質，包括利他、誠實、同理心等等所需要的是品格教育而非才藝訓練。好醫師除了IQ、EQ之外，還有一個更重要的是MQ (Moral Quotient)。問題就在於IQ成績、才藝是外顯的，也有客觀測量的方式，但是內在隱藏的人格特質以及MQ是否有客觀評量的標準？

在心裡學上的確是有一些測量人格特質的方式，台大醫學系曾針對接受甄試的學生做人格特質(personality trait)，並比較獲錄取者與未錄取者之差異，發現只有外向性(extroversion)呈現統計

上有意義的差別。(醫學教育：2001)。
本院精神科楊明仁主任與葉春吟心裡師，根據他們參考其他量表，本院之教育目標，擬定測量的項目，包括道德倫理自我、責任心、情緒穩定度、慈愛同情心、自我強度與說謊量尺所發展出來的人格特質量表，針對今年度38位本院醫學系面談學生，測驗的結果發現，錄取分數的高低只與考生的EQ有相關性。而更令人意外的是錄取者慈愛同情心部份的測量值反而比未錄取者呈統計上有意義的偏低。雖然目前台大與本院的測量結果都沒有列入面談當天的評比，只作為與醫學教育的學術研究參考，但這個議題的確值得深思與繼續發展。

面談的方式是否能真正分辨高下？面談的過程是否公平公正？

面談的公平性更是大家注目的焦點。本院之面談評分項目分為儀容態度、常識見解、語文表達、動機心態、領導五育、服務熱誠等項目，面試的題目、技巧、要點，經過多年的經驗，老師們亦頗有心得，黃崑巖前院長與林啓禎教授不僅曾為文論述，更打算出書。只是10年來的面談考題，已在各高中集結成許多版本的「推甄口試考古題」，補習班甚至特別為面試開班授課。閱讀這些考古題、面試口訣...還真有趣。有一則考古題是：成大醫學院曾問考生有什麼嗜好，答：古典音樂；又問喜歡哪位音樂家，答：布拉姆斯；再問那請你哼一段布拉姆斯的協奏曲來聽聽，考生：

%\$#&*。答案要訣：不要說那麼高深的啦！回答貝多芬，再唱Mi、Mi、Fa、So、So、Fa、Mi、Re....不就得了嗎？而面試的方式，有些學校絞盡腦汁，設計各種新鮮的方式，舉例來說，台大加考跑台子的實驗題，也端出解剖病理標本。或許在台大教授感嘆著現代的孩子弄不清楚肝臟腎臟器官之後，菜市場豬肉攤就會出現帶著考生去辨認豬肝、豬心的教育媽媽。而近年來流行的PBL，更讓陽明、輔仁出現以PBL小組討論，讓老師得以觀察學生的表達分析，邏輯思考等方面的能力。而才藝表現方面，早已有高中老師叮嚀學樂器者，要記得帶著長笛、小提琴到考場，結束前要表演一段給考官聽聽，問題是學大提琴、鋼琴的就較麻煩了，但是仍有家長不辭辛勞以小貨車將孩子的雕塑、美術作品運到考場的情形，不要誤會，這並非考音樂美術系，這是醫學系的考試沒錯。



▲「如何選讀好的科系」是現代高中生所必須思考的問題

「如何選取醫學生」之另類思考

至於本校經常被男校抗議偏愛女生的這個控訴，除了有黃崑巖前院長的「男生加油」一文說明之外，我曾統計本系男女生比例，雖然甄試部分男女生為19名比30名未達統計上之差異，但是105名女生中29%為甄試入學，的確與309位男生僅有6%呈現有意義的差別。當然在每年的招生委員會上，無論男女老師都鄭重表明並無性別歧視成見，甚至有男老師提議保障男生名額，但遭否決。只是從兒童心智發展的過程來看，心理成熟速度也的確是女生比較快，再加上多半的女孩子從小就被教導要儀表端莊、善解人意，而大腦的語言中樞也的確更發達。因此大家都不得不承認，18歲的女生普遍就是比同年的男生表現得較聰慧伶俐，令人愉快。不過，也許這些愣頭愣腦的青澀小子將來的成就絕對不輸那些北一女的儀隊隊長。

考試制度對社會的影響

然而考試制度中最關鍵的是考試選才的方式會影響社會階級的流動。不可否認過去台灣的聯考，低學費的公立大學，的確讓貧農的孩子也能當總統。社會大眾們對於多元入學制的擔心，在於那些沒錢上才藝班的孩子，那些下課後就要幫忙種田的孩子，缺乏音樂美術社團活動的獎牌，更缺乏見過世面的自信心，會不會失去將來能晉身的機會。當然這些社會資源較貧乏的孩子，也不見得就能受到聯考的保障。據非正式的統計，醫學系的學生，家庭背景雖然多非

出自富豪之家，但都是來自注重教育的小康家庭，尤其是很多學生的父母之一是中小學老師。當然這本來就是社會分化的自然現象，只是除非能改變「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傳統觀念，以目前多元被譏為多錢的方式，難怪有心人會擔心社會階層演進更趨兩極化。

另外一個普遍被懷疑是公平性的問題。特別是在人情關說的傳統文化之下，加上奧林匹亞競試的醜聞。使得賴教授的文章刊登之後立刻引起正反兩方的熱烈討論。其實以個人在成大的經驗，委員們的公正不徇私，以及面談計分過程的嚴謹是不容質疑的。問題仍在於既是面談，考官的主觀因素，難免影響分數的高低。所以成大及大部分的學校，都是以一組好幾位考官的方式進行。研討會中對於那些成員適合擔任招生委員，也希望是由不同領域的人來擔任，以減少主觀因素的偏差。至於「特殊」考生的問題，台大曾提議一小部分的名額可以開放給熱心捐學的校友、大企業家子弟的想法，立刻遭到口誅筆伐，不得



不噤聲。反觀國外名校，只要考生程度達到相當的水準，並且不是玩個 n 年就可輕鬆畢業，「特殊條件」未嘗不是幫助學校在募款或宣傳上的一種方式。當然國情不同，大家都同意不能將國外的那一套辦法移植過來。

想來想去，其實聯考與多元入學之爭的癥結，還是在於台灣社會多元化程度上不足，以致於理想的大學就只有那 n 家，熱門科系就是那些系，甚至理想的學生就是那一型。另一個問題是大學的功能被定位是職業訓練工場，而非栽培灌溉的智慧之泉；要一個十幾歲的孩子，高一高二就決定他(她)一輩子要從事什麼工作，的確不容易。以醫學系為例，美國多半是學士後制，面談的對象是個高中生，或是大學畢業生甚至是已有工作與人生經驗的有志者，當然會有所不同。因此研討會上亦有教授提議要大學低年級不分系或將醫學系七年分成兩階段的看法。只是這些改變是全面的

，可能需要階段性的方案。高醫王校長獨排眾議，仍然滿意他們的後醫學制，似乎也不無道理。

行筆至此，我想起前不久受台中榮總江自得主任之邀，去做醫學人文倫理教育演講，在走廊上看到排滿患者感謝致贈的花籃，江主任說：「很佩服成大，教出來這麼好的醫師，這些花都是病患給張基晟醫師的……」我欣喜之餘，正急著從腦海中搜尋這個名字所代表的面孔時，張醫師迎面走來道：「老師！」原來是我們後醫系的畢業生，印象中他是個靦腆不愛出風頭的學生，認真踏實但並非亮麗耀眼的明星。所以要對入學方式成效的追蹤，似乎還得到學生成為主治醫師之後了。

我即將轉換跑道去修習衛生行政的新功課，但還是要感謝院長給我這個機會藉著招生事務學習寶貴的功課，獲得許多難得的經驗。



▲醫學院招生事務副院長何鴻濤教授帶領本校附設醫院醫師及醫學系學生亦是高雄女中校友至母校宣導